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高僧傳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王爾烈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熙緒

校對官編修_臣莫瞻菴

謄錄監生_臣張楷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六

宋 釋贊寧 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朔方龍興寺辨才傳

釋辨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倏惡輦血冥然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身為限

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髮隸本州
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玉泉寺納具
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頒律師法門具
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無義不通廁于二
宗推為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北方人也稟剛氣多
訛風列刹之中餘習騎射有教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
為教誠臨壇度人至德初肅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鴻
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授大德俾其訓勵

草獫狁之風循毗尼之道復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駕
迴既復兩京累降璽書末塗尤於大乘頓教留心永泰
二年賊臣僕固懷恩外招誘蕃戎內鼎金革才勸勉耗
裘不誅華族大厯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
國常公素仰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
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
春秋五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于寺內西北隅先是
有邑子石顯從役于域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

至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
安而旋于塞上既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皆
才之敦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遠之
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為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輒
惡葷肴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名曰
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後習聽

南山律于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恒或
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為切建中二年坐
夏于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之其虎搖尾禪
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滯一方
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易立矣不然者豈通
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于寺受菩薩戒京甸
傾瞻賜賚隆洽所受而迴施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
澄修心法門又勅為妃主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

勅賜號曰大圓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即無常師
唯善是與初于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子聞興
深該理致而鍾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癸巳中
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南山鈔號
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昌晉陵講士
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
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
淳畧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
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畧不均必祛誚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
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誦佛典日計千言
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厯中不去

父母之邦請隸于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序南山事
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廬阜治真天
台靈祐荆門法裒興果神湊建昌慧璉遊也埧篋合韻
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真卿楊
憑韋丹四君友善提講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罪
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羣生
剡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微云
乖念十月己亥化于廬山東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

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柏太原白
居易為石塔銘云

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少齡受業于靈隱西
峯為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歷初受具足
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
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
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謂為左右

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馬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鄩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

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
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
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
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
永安寺西山之陽礪礪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卅角出塵遠
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叅鐘陵大寂禪師然則

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大歷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五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居東林寺即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務湊羸瘠視之頽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祔鴈門墳左若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

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
力搗無畏鼓故登壇秉法垂三十年一孟而食一榻而
居衣縫枲麻坐薦藁秸由茲檀施臻集于躬即迴入常
住無盡財中與衆共之每夜捧鑑秉燭行道禮佛徇十
二時少有廢闕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為典
午于郡相善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
嫌煩惱電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赜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為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閒賞景幸于莊嚴其寺複殿重廊連甍比棟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池勢

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邸之時遊此伽藍觀斯
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
則毀忍草隨荒香徑蕪侵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
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
工推靈為綱任崇聖寺賜紫敝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
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
重寺中常貢梨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
居新寺終矣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叅譯證義

則可年百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叅禪詣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是寢默山棲

委裘適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興精舍合境民
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繒纈室
唯蒙薜蘿四衆知歸諸方慕化其潔白鶴鷺如也咸通
十二年合郭僧民請紹四衆教誨或遊遨坵牧或嘯傲
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
于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
忽于自恣明辰鳩衆于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
因卧疾不起絕食七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

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
殯于寺之東南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潁川陳言撰塔
銘邑大夫汝南周思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剛直講授唯
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
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習業于亘文律師法集文即省
躬之游夏也甫即躬之嗣孫順正命章韓通祕贖越自

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于前烈然爾時
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于大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
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
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嬰兒卓異
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決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
安國寺得滿足戒即大厯中也便于上京習毗尼道諸

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一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于開元寺置戒壇相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衆推為寺綱管恒施二衆歸戒行佩澣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濬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畫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觀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

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馬齒全四十
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
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果
果本清白之僧也同鴻啟重修靈光一寺為兵革殘毀
之後也果公啟公後偕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
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志學遂投師請法

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年勅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為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為繩準其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為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人送供事既無礙黑白二衆

無遠不屆人纔填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
事僧清蘊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
聞告乏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
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又為碑頌
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輿九歲厥
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速之

性再稔皆通高遠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謂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陀會相次裏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即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扣義門必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太和五年為思定省忽嘆歸歟既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

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大涅槃經蔚為勝集文往學
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
嘉祥寺衆藉清芬甄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為嚴
毅常訓之曰夫必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衆同
分是其自性于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
疾得道果矣不然則弟子既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
涕泗交橫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
專以涅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之

衣夜著纓條之服罔虧僧行唯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
空門重整法儀乃隸名開元寺三十人數七年寺之耆
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
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齡七十有八
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石竒山之陽遺言
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鳴之際人皆
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于嘉祥靜林今大善三寺講相
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為人也貌古而脩長銳

頂而黥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
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
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
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曾
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
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翫儒

經善種發萌倏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
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于本寺承恩得度十三年棲
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
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于祖
院代暢師講十四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
闕關中倣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
駢召于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
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

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于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鄞山之岡八戒弟子刺史黃晟營塔則生常不好訐直以撓謙推人為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

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板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塵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閣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

壽闍黎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錙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主得其戶牖乃于本

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為毗尼窟宅焉先是
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圯
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于寺閣哮吼不止偁
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過且止者
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眈耳舐矢
鏃血顧偁而瞑目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偁告示
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
行持明法時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

侍馬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闍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羣防護正念時少雙偶傳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闕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于覆釜之畔聞見驚嘆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

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
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
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
律範造次顛沛必于是以梁乾化中遊天台乃挂錫于
平田精舍後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詳喜愠不形于色
唯行慈忍恒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
非戒則若猿獍之脫鑠焉每所行持切于布薩誡衆令
護惜浮囊時夏亢陽主事僧來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

疏枯悴請闍黎為祈禱禮曰但焚香于真君堂真君者
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仙官受任為桐柏真人右弼
王領五嶽司侍帝宸王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
坊道觀皆塑右弼形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為
山王土地非也時主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
枯悴至夜雲起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
山上有赤樹中為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
徒具器以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仆其樹取用足焉其

感動鬼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
建金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衆僧身唯一布衲通夜
不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一月
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沙在表公門後慕
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急
自持多事凌轡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獎訓

初學時有江西徽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多學彭亨
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
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
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氏召于
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
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
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裏孫今
滎陽有張果里其墳楸櫟存焉峻風度寬裕髻齡不弄
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二親褰衣昆弟截路
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機駿發乍
觀可驚雖背碑覆墓彼不足多也未幾諷徹淨名仁王
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腳經笥也峻辭
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為僧形即聽俱舍論隨講誦
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年滿于嵩山會善寺

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
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當大順二年灾相國寺重
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
都為煨燼時寺衆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
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
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為新章宗主復開律
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冰雪
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

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
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
十八葬于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于溧陽家系儒
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
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于此歎息再
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

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溫州開元寺文德
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
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
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環富以則出
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耶古德妄相穿鑿各競
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
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
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錄豎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

嘉武肅王錢氏季弟鐸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為愚僧所
誣懇釋而不問徙于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
為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騖而臻
覺外學偏多長于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
繫及末文甚脩常為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
及乎老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
咏為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
前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

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纊焉意似相伴
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贊寧
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五生常
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懷
古百韻詩雜體四十章覺之執持未嘗弛放勤于講訓
切于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而知退可謂高
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在所居號釋氏西
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偕賁丘園高
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之臭及乎誕生之夕
光爛充室鄰落咸驚洎當七歲親黨携之入寺見佛像
輒嗟嘆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
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
父默而許旃至十歲于相國寺禮智明為師未幾有童
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

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奇之曰子異日成法門
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
穴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
益者日且衆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
裟尋署大師號真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
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為新章律宗
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
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

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甃塔緘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礪素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于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為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為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

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祛
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
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
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
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
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
之時大矣哉自所推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
則聲教律焉果則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

制也橫從界說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
七佛咸以戒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
縛賊用機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效克
取究竟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功無與
比矧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
無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
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嘻
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陽見

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則三聚感三身于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于因地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為有順違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之分不類夢艷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剡浮樹高分影猶歸于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于孟津迨夫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

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
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曹魏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觀魏
土僧無律範于嘉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北方戒
律之始也自爾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
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羅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
部者法顯賞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
載五宗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
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

謂諸部文多
僧祇卷略 二中

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
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
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
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
以義文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衆學戒初
題云尸叉闍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
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
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為六

十不其大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以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事即依諸律為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于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具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盼蠻三生逡巡千里交接

天人之際優游果證之中知無不為繩愆糾謬以護持
教法為已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
以南山為司南矣丁乎大厯新舊䟽家互相短長勅集
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為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
中始言楷正號僉定䟽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于
秉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演化靈
峯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偃百工之巧文綱道岸自北
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淨公作

評家之師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之物或成
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述鋒芒之義
記出豕亥之疑文或擘帖紛拏或整齊齟齬若匪乘時
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微降年唯永終使
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人揚其在茲矣近以提河
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
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全虧
謂律為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

鈎不習律儀難調象馬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宋高僧傳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高僧傳卷十七

宋 釋贊寧 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貞荷
勇而有儀其于筆語挾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即位龍
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僧徒惶

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為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為法實謂忘身乎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

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
謂秀等曰勅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于
是大集西明寺相與謀議共投啟狀聞諸達官貴戚若
救頭然時宣律師上雍州牧沛王啟別上榮國太夫人
啟等秀之批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虛
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咏善于著述俗

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叉難陀等譯大莊
嚴華嚴等經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義實屬斯人天皇
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
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為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門辯
惑論賓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于智府義在于心外如
斯答對堅陣難摧赤旛曳而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
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于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盖
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實謂為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

小偏裨須請軍門之命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
書云續晨晷之足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
遵覺路長悟迷源熨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
以卒餘年云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為萬代之龜鑑也禮
之義學時少比儔兼有文學行于代加復深綜玄機特
明心契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
密師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
矣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為宗匠故惠立謂

之譯主譯主之名起于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為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為豳人馬爰祖及父俱馳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豳州昭仁寺此

寺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棕續而成之總十

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悰箋是也立削藁云畢
慮遺諸美遂藏諸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
以啟之將出乃即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妄造釋
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
云奉御于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
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
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衆云其外禦

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嶷傳

釋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其
明哲出類逸羣號杜又鍊師方登極籙為洛都大恒觀
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為綱領天后心崇
大法揚闡釋宗又悟其食蓼非甘却行遠舍願反初服
嚮佛而歸遂懇求剝落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為寺
都焉則知在草為英在禽為雄信有之矣續叅翻譯悉

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曰子何信佛邪疑
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衢整轡中流竚柁乎有
若環車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
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施設主客問答極為省要
焉疑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之
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人入闇歷聞玄疑曾寄黃冠
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之已納

一城之歎矣由是觀之脫有逕逆之者則曰吾當說汝
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荊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羣書辨給如流戒
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偶詔僧道定奪
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位龍象
抗禦黃冠翻覆未安艱晚難定明初不預其選出場檀
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為作漢語化為作胡

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偽經刻石于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

並須除毀若故留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
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
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
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
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
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
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
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于道德二篇

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諦理祕真如之談莫不敷
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君之宗義有
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多聞舛互
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更成烏合鬼
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妄彰東土胡漢
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典據蹈火而談妙
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經非老君所制毀之
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

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
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蔽
之設或凝神杼思久不可酬況復萬乘之前孰能卒對
昔楊素見嵩陽觀畫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
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為化胡成佛
旁豐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同天言傳授諸經是誰辨譯
其猶一箭射雙鳬又若一發兩縱之謂歟

唐潤州石圯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板蕩遷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為諸生及冠忽嬰惡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光律師請耆域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于菩提象前秉不屈之心焚難捐之指于時有異光如月瞳朧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盖人之難事歟天

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舉尤異行名隸于寺
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
觀佛三昧于斯現前因語門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
運空而不動苟達于妄誰非性也方結宇于勞勞山東
中據石圯達分仙徑諸猛獸馴于禪榻祥雲低于法堂
中夜有山神現形謂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
生為列侯死典南嶺今師至此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
訖隱而不見故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

悟嘗問孔老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
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月比
其釋教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
抗敵其杆護釋門疆場誰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
與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
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于物如理
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趺坐而逝
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

珠顆累累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主之遷塔焉

唐金陵鍾山元崇傳

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薈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斷山心喻芙蓉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邁心世表于是聲振

吳越縉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
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
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怠請益璿公乃
揣骨千里駿足可從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
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
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曩倫有叙時
衆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奉
明師棲心閒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

藍田于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朝賢國寶或在邁軸起居蕭舍人所與右丞諸公並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鉤深索隱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為翛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槃靈蹤遂東適吳越天

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王反山輝大厯五年刺史南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為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頌告辭懇苦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櫺雲構丹牖日新盖存乎無為無所不為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可勝計至大厯十二年示

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日卒于山院春秋六十有五
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
其月八日瘞于攝生之陽依巖為窟累石不磨不礱遵
遺誥也崇身長六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畏意
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非永惜哉
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沙傳

釋利沙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彊

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
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既而羣經
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
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于光寶之間其為人也猶帛高
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
于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檀
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玗垂拱中中第調選河
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

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
可除玄宗詔三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玗先陟高
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沙次登座解疑釋
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
焚絲自理正直有歸沙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
未審主人何姓玗曰姓韋沙將韋字為韻揭調長吟偈
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為何故今朝得有為無韋始得三
數載不知此復是何韋沙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

韋之事凜然變色曰玳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憾朕立元祖教及凌輜釋門玳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屬涉貴其鉗利口以解蹊狂奏曰玳是關外之人非玄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者以涉為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南陽龍興寺

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衲衣小僧向前
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有貴氣可作高道
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忠師曳婁由此襄鄧
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
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
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
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大厯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
撰涉傳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厯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卽度江祖十五代孫也因官居于豎陽邕生于是邕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疑神側聽之貌卽角聰悟過人年十二辭親學道請業于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隸諸暨香嚴寺名籍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為學者之司南矣

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抉其膏腴窮其衝術一
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
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三觀
等義祕健載啟觀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間
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
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
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
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

先出鎮荆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
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
氣而瞻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
闍黎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為能言矣旋居
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
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詩
往復廬士式為之序引以繼文許之遊為邑中故事邕
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為序自至德迄

大厯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乎金華其間釋子
皆命為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娶其中百餘里殊
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橋接憇行旅遂
于焦山可以為梵場也得邑人騎都尉陳紹欽等率羣
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
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溫奏賜額曰大厯馬先
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
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決釋老二教孰為至道乃襲

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
旗鼓纔臨吳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
再興寶邕之力歟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于新
論矣邕廡頤豐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
為僧統以加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
日遇疾遺教門人跌坐端相而歸寂于大厯法堂焉以
十二月十四日奉靈儀于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
九法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

陸淮為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
穎禪律互傳至十一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為碑紀德
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齒懷愷敏俊逸羣年十七
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厯八年納戒于衡嶽
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事
細行于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藥山焉一

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其
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展轉尋問迭互
推尋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是歟自茲
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為考功員外郎與李景儉
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獲譴翱乃坐此出為朗
州刺史翱間來謁儉遂成警悟又初見儉執經卷不顧
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
名儉乃呼翱應唯曰太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

曰何謂道邪儼指天指淨餅曰雲在青天水在餅翺于
時暗室已明疑氷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
株松下兩函經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餅又
偈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初朔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為文
會之交自相與述古言法六籍為文黜浮華尚理致言
為文者韓柳劉馬吏部常論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
孟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迨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

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尚
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復堯
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猾夏敢有邪心
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永天年先聖明
神是紂是殛無何翔邈逅于儼頓了本心末由戶部尚
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須遇紫玉禪翁且增
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明白為六情
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見天地心矣即

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蓋而又彰其文則
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從真捨妄彰而乃顯
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柳覽之歎曰吾道姜遲
翺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
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羣常侍溫造相繼問道儼能開
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欲終告衆曰法堂即頽矣皆不
喻旨率人以長木而枚拄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
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張氏杭州人也穉穉之年見乎器局鷙鳥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雖勤禪觀多

以三密教為恒務初于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為庵專
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頭草屋多
歷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
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
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
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于章信寺挂錫則大厯初也三
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
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

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于東明觀壇前架刀成
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馬時縉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
敢躡者惠聞之謁開府魚朝恩奏請於章信寺庭樹
梯橫架鋒刀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
時朝廷公貴肆市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
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
餐鐵葉號為飢餓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
掩袂而退時眾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華庭玉

宣慰再三便賁賜紫方袍一副馬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為巾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為幻僧歟通曰夫于五塵變現者曰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哉瑜珈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為洛陽人矣
沖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啻辛血性不狎諠譁邈矣出
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學依隨
隸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宗思千里
而請決舉領整裘開扇見路辭飛筆健思若湧泉因隨
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印會先語諸徒
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自此志歷四方周

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峰皖公鑪嶺牛頭剎溪若耶天台
四明罔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朗澈博識者覩貌便伏
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納鮮于叔明令狐峘料簡
僧尼事時名有表直諫並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峘等
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
二月十二日于佛光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二
臘四十三一年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
真建塔于佛光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

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叅知識影附南泉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員外元和六年隱嵩少以著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為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萬卷矣到郡喜

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哲隱
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談禪要李曰朝廷金
榜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
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
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
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
常曰摩頂至踵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倪首
無言再思稱歎續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問觸目

菩提常略提舉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
判區分甚聞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燻手恒
磨錯不覺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妙
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于父母前
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謁師而受訓焉當受經法目所

經觀軌誦于口執巾侍盥灑埽應對頗能謹愿迨乎冠
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學
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為漸教縛
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問答雖多機宜
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大中興教出遇昇
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山南隨侍由此便詣
姑蘓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
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

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成將饒京同召住千
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決旬光
啟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僖宗聞其道
化賜其鹿胎衣五事別齎紫衣文德元年二月忽雙虹
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于禪
牀垂兩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
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辛亥歲二月宣州孫儒寇
錢唐之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

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
枝梧異宗外敵見貴于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施心靜七
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衣蠶
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不立門
徒逍遙求志而于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巡禮相見
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淫輩斬木

燒山損害滋甚泰作舍山謠遠邇傳播達于九重勅責
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為延燎泰之力
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
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祔堅固
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為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
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持

異操戲則聚沙為塔摘葉為香年九歲于涇邑水西寺
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福州兜
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繒細縷一染
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師舊
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自入京華漸萌
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事講談遽鍾堙厄
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徬徨兩街僧錄靈宴
辯章同推暢為首上表論諫遂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

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于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摠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

目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僖宗簡自上心特賜師
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
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
十五日寔于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
禮部侍郎崔沆與暢文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
衣無繒纈號頭陀焉初叅雪峯便探淵府乾寧中入嶽

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于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于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為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

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顯華嚴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泐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為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夢神光燭身因爾妊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將命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為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襄宗幸石門隨師

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行講貫又駕遷洛京
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
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涌貴每斗萬錢丕巡村乞食
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還食未丕對曰向外齋了恐
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歲母曰汝父霍山已沒戰場
之地骨曝霜露汝能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
霍邑立草庵鳩工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
誠所感滴血認骨我今志為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羣

骨中有動轉者即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
輕捨數日間果有枯體從骨聚中躍出競驚丕前搖曳
良久丕即躡踴抱持如復生在賁歸華陰是夜其母夢
夫歸舍明晨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曜
州牧婁繼英招丕住洛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
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宗
署大師曰廣智丕于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內建
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福三年

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信大師俱
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養生之術不
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仁王上生四經
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至二弟子隨行開
運甲辰歲為左街僧錄雖臨僧務日課修持相國李公
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
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
兵火連作恣行標掠不于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

竿一無見者時京城見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
潛隱所重廣順元年勅召為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
東京居于僧任世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
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
露于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于世上必恐正施蘆蓑草
和蘭蒞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
蓄智當行為益皇帝邪為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
物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

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
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
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勅併毀僧寺并立僧帳
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德二年乙卯六
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首楞嚴菩薩
衆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臘四十七
縑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廣化寺之左立石

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啞表刹龍首忽焉隕墜僧
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
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立僧
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厥事者
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禮其能捍憂患高墉峻壘加
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戰者君既安所臣亦

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使其
大道喪而重復玄綱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不入外
禦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紀受其艱
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為四相以之遷貿明雖無損一輪
以之蝕侵桓楚無端效莽得時而變法德興伊始欺孤
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之抗疏只成暴政
空鯁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始乃呈其詭迹道安
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壽

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
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為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
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闕兩
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
老于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于韋氏辨勢酋強邕也掩
徐獨記于天台儼也令李成書于復性其或角史華之
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渤作
謠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

趙世卓然式遏寇讐闔牆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臯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鸞鴟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盖以歸真曾于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弑自然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為兩街教

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
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
共為犄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讐耳衆輕覆車羣
噪驚蟄須彌餽飢困其劫盡之風有頂低摧倚其宿舂
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
天之老吁咄哉歸真竒秘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
怒于天子之心雖王晉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
大師也納兩街之請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

成其別錄上其表踐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
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謾解
如皆畏震所謂坐看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
折也凡今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
受之亦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于阿鼻
歸真自登于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丘但自
觀身行莫伺玄門非干已事又以空門染習如然無鬪
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名

真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之名
信六親大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咷諫乎因得
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同弗望後
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為君不取然則臨機可用相
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為膠柱然後知時名為大法師也
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之謂歟

宋高僧傳卷十七